

Hunger for Power

官念

戴云 著

王跃文与浮石联名推荐本书：
中国第一部描写医改夭折的长篇小说
披露女性资本上位、性骚扰现象
解码机关庸俗生活读本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HUNGER FOR POWER

原创 2010

官念

戴云 著

广东省出版集团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官念 / 戴云著. — 广州: 花城出版社, 2010. 4
(花城原创)

ISBN 978-7-5360-5942-9

I. ①官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39673 号

责任编辑: 孙虹 黎萍 邓裕玲 夏显夫

技术编辑: 易平

装帧设计: 王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(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)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1.125 1 插页

字 数 230,000 字

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—5,000 册

定 价 23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: 020—37604658 37602819

欢迎登陆花城出版社网站: 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第一章

—

“哈、哈、哈、哈……”一股气，断断续续地从龚平的腹腔经气管冲上颚，遇阻被迫回旋，回吐两下再急速释放成一个长长的拖音。

龚平克制地打完这个呵欠。关在空调车里，干巴巴地望着机场候机主楼展翅欲飞的造型闷坐发呆，有可能是无聊，也可能是大脑缺氧，她实在想打瞌睡。

“龚平想睡觉了？昨天晚上‘做作业’太辛苦了吧？”车厢后座传来低沉如破砂罐子的声音，是慢病办主任焦吉功开了句玩笑。

M城人把“婚姻是座学校”理解得特别透彻，新近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流行语都与学习有关。做作业表示做爱；看课外书籍，意味着找情人；下课，顾名思义代表离婚。

“坐久了，腰都痛了。”坐在副驾驶位的龚平解释道。焦吉功“呵呵”笑一声，说：“腰痛？就更证明是搞了路咯。”M城方言，“搞路”意思很广，其中包含做爱。龚平把头扭向窗外，沉默不语，脸热乎乎的。到局里工作时间不长，龚平不愿意与焦吉功讲话，什么话到他嘴里都会变味，好话成脏话。

“焦科长有体会。时常腰痛，时常搞路。”政工科长朱竟成及时插言，与焦吉功搭台唱戏。

“我倒是想搞路，身体吃不消。”焦吉功故意以退为进，把话题深入。

“要讲别人身体不行，我信。你讲身体吃不消，鬼才相信。凭你这一身肉，就属于猛男型。”

“有句老话，不以身胚论英雄。我腰肌劳损，搞不得路。”

“腰肌劳损？那也是搞路搞多了吧？”

两人一唱一和，打破了车厢里的沉闷，打瞌睡的人睁开眼睛。

“腰痛原因有很多。”副局长邵承丰接过话。音量不大却穿透力十足。龚平以为邵承丰从医学角度分析原因，忙挺直身板，把头微微扭向后面，侧耳倾听。

“一般情况下是，姿势不对、幅度过大、频率过高、节奏过快。”

邵承丰正色地表达。语速适中，几处停顿处理有技巧，听起来异常清晰。这话乍一听像是分析原因，细一想，几个原因都与床上动作有关。他也是讲做爱，只不过很含蓄。

龚平一愣。邵承丰身为局领导也讲荤话？而且还讲得这么一本正经。

“幽默幽默。”

“总结得好。”

车厢里爆笑。几个科长笑声洪亮，很有点为迎合局领导捧场的意味。

“还是领导水平高。”朱竟成恭维地说道。

“哪里哪里。与你们相比，我是小巫见大巫。”

“邵局，没想到你也讲痞话。”龚平小声说。再不说话，会显得不合群，假正经。

“讲假话领导喜欢，讲真话群众喜欢，讲鳖话大家都喜欢。”焦吉功特意放大的声音从粗糙沙哑的烟嗓子里喷出，异常刺耳。这话平时大家听得多了，没人接腔。龚平也听人说过，只是别人当着女同志的面，一般把“鳖”改为“痞”字。“啊……啊……”龚平又打了个长长的呵欠，伸个大懒腰，掩饰尴尬。

“龚平还想打瞌睡？小心点，莫碰到了杨举人的操纵杆。”

声音再次响起来，杨举人是司机杨伟的绰号。龚平以为焦吉功是在提醒她注意汽车挡位的操纵杆，便把两脚靠拢，欠欠身向车右边挪了挪位置。

后车厢里又一次爆出笑声，焦吉功笑声最响。笑过之后，他说：“杨举人，你告诉龚平进挡。不要把挡位搞错了。”斜靠在驾驶座上歇息的杨伟停止抠鼻子动作，右手在方向盘上拍拍，漫不经心地夸口：“老……老……老师傅了，这点技术还是有。”

“莫称老师傅啦。裤裆里的事，称不得老师傅。莫以为你是举人，举人也会挺而不举，举而不坚，坚而早泻。”

这是电线杆子上“牛皮癣”广告用语。理解焦吉功所说的“挡”实际是说“裆”的含义，龚平感觉脸火辣辣地发烫，伸手摇下车窗，沉下脸把头扭到窗外。无聊之极。她在心里骂一句。

玩笑过火，气氛就会难堪。察觉到玩笑过头，邵承丰忙掏出手机看时间，说：“差不多了，我们下去吧。”此时转移场所如转移话题一样，是避免难堪的最好办法。

“还没听到广播播报航班。”焦吉功不太愿意这么早下车，他正在“性”头上。杨伟还想继续刚才的话题，嘟哝道：“有……有可能是坐在车里，听不清楚。”他们有共同爱好共同特点，逮着调侃人的机会不会轻易放过，不把话题扯到高潮迭起不会收兵。

“去吧。去吧。”坐在邵承丰旁坐的朱竟成嘴上说着，拉开车门，第一个跳下车。局领导发话，政工科长当然要作出反应，不能像焦吉功由着性子。其他人挨次跟着下车，倒是坐面包车前座的龚平最后从车里钻出来。她愿意凡事跟在后面。新人，得低调，夹着尾巴做人。

下得车来，龚平站在离人群十米之外的玉兰树下看风景。停车坪零零落落地停放着各种颜色各种款式汽车，相比之下，卫生局发黄的面包车显得异常寒酸。远处邵承丰谈笑风生。龚平感叹，卫生局还是穷啊，副局长没配车，跟我们挤大车。

一辆黑色轿车驶入停车坪，在离面包车十几米远缓慢停下。一个留大背头的中年汉子钻出小车，站在车门前，扬头扫视面包车这边，招呼道：“大家都来了啊。”

是卫生局党委书记柯腾达。声音高亢洪亮，正围聚一起热烈谈笑的这群人脑壳齐刷刷地转过来，说笑声戛然停止。“书记来得早啊。”朱竟成答话。一问一答功夫，大家已向柯腾达身边靠拢。很快，书记便成为核心。

“走。走。飞机快到了。”柯腾达笑着说，手臂指点乾坤般朝前一挥，向接机口走去。在他刚转身抬脚，队形马上由环绕圆形变成一面开扇形。柯腾达敞开的风衣支起瘦长的身躯，脚下生风大步走。邵承丰和朱竟成一左一右相伴两侧，后面科长们，高个子迈大步，小个子踏着搓步跑着碎步，不远不近地跟着。

龚平走在最后。

飞机还没到，大家站在接机口附近围着书记说话。柯腾达把扎在肚脐上的皮带往上提提，重心压在左腿，不受力的右脚与左脚分开半尺摆成垂直角度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以领导惯常的亲民姿态与下属们闲聊。

龚平站在外围，不敢靠前不敢随便说话，远距离看热闹。

她是第一次来接机。局里有不成文规矩，局领导出差，其他领导和科长们都到机场或车站接送。今天亲身体验，龚平觉着是活受罪。机关就是名堂多，领导出差也搞得兴师动众，迎来送往的，浪费人力物力。龚平心里有看法。有看法归有看法，表面上她还得满含笑意。

时间一分一秒从手表上跳过。等得太久，有人抬手看表，有人伸头朝接机口内通道张望。龚平揉揉有点酸胀的腿。在她低头弯腰时，身旁有人低声说：“他们出来了。”

一队人马从通道电梯口款款走来。远远的，几只手在摇晃。身材魁梧的覃斯彬局长鹤立鸡群地走在最前面。最抢眼的是郭子斐。她一头齐耳短发英姿飒飒，束腰米色短风衣把挺得笔直的腰杆衬托得修长。

“老柯。”“老覃。”局长与书记的两双手握在一起。

“辛苦了，辛苦了。”

“谢谢，谢谢。你们在家辛苦了。”

两双手紧握在一起摇晃，一种同志加兄弟感情，似乎在通过握手形式传递。有礼有节的握手，热乎劲把周围的气氛煽动起来。大家脸上挂满笑容。

龚平站在不远处。她想上前接郭子斐手里的包，没找到合适时机。郭子斐站在罗大光副局长身后等待柯书记接见。

书记和局长握手后，该进入下个程序——书记与出差的同志握手，局长与接机的科长握手。龚平像导演，在心里安排。正如龚平所想，书记与局长握手的对象已更换。柯腾达手伸向紧跟在覃斯彬局长身后的罗大光副局长，“辛苦辛苦，一路辛苦了。”

此时覃斯彬转身与接机的人打招呼，“大家都来了啊。”

这句话，几分钟前龚平刚听柯书记说过。她理解，两人说的意思不一样。柯书记只是客套；覃斯彬却包含着满意和些许成就感。这场面有点意思。龚平以看戏的心情不断切换场景看热闹。两个领导身边围着人，握手的人都是按职务排位行握手礼。眼花缭乱的，龚平看不过来。

柯腾达这堆人最守规矩。此时柯腾达书记摆出领导接见外宾派头，笑容满面站在原地不动，等待出差的同志一个挨一个地走上前和他握手。覃斯彬……罗大光……郭子斐……李文杰……

覃斯彬这堆最热闹。覃斯彬笑容满面地握住邵承丰的手，“谢谢！谢谢！”两双手握得很紧。“应该的，应该的。”邵承丰嘴里说。松开手，邵承丰侧过身子让位。朱竟成紧随其后上前一步，用力握住覃局长的手，一脸谦恭，“局长辛苦了。局长辛苦了。”几个科长等局领导与覃斯彬握手后，陆续移到覃斯彬左右两侧，踮起脚尖探着身子，争先恐后把手伸向局长。“大家辛苦。大家辛苦。”看见几双刀叉样伸到面前的手，覃局长只得左右开弓，双手分别拉住科长们的手礼节性地握一把。

罗大光与柯腾达握手后退到一边。马上，他成为大家注目的对象。朱竟成最善于搞笑。长长的鹰爪擒住罗大光肥实粗短的手，荡秋千一样摇晃，说“旅途愉快”。罗大光身子骨摇得散架却满脸堆笑，嘴里答应着“愉快愉快”。两双眼睛隔着玻璃镜片对望，手臂成老式电话机手柄，传递着信息。此时焦吉功挤过来插嘴：“现在不应该讲乳头愉快，该讲龟头愉快。”M城话，“乳头与旅途”“龟头与归途”发言相近似。

热热闹闹地行礼，覃斯彬见柯腾达接见完出差回来的人，立即举起双手摇摇，表示握手仪式到此为止，然后转身与柯腾达并排站在一起，做个“请”的手势，两人一起朝大门外走。

大家跟在书记和局长后面，保持不远不近距离。

覃斯彬问柯腾达，家里还好吧？

好，好。柯腾达笑着回答。

话，随风钻进龚平耳朵。这是礼节性问话，没有实际意义，所指的也不是小家，而是问单位这个大家。龚平从郭子斐手里接过包一起走。出大厅，她们上面包车。

书记局长坐自己的专车先走，几个副职和科长随车远尘而去。面包车空出几个座位，宽敞许多。龚平和郭子斐并排坐在一起。现在她们可以聊天了。

“出去顺利吧？”“收获蛮大的。广州地段医院搞得早，社区卫生服务基础好。”“那就好。”“这些天，思思全靠你照顾了。”“我们俩还讲什么客气？”

思思是郭子斐的女儿，在卫生局机关附近上小学，郭子斐出差期间，是龚平帮忙照顾。她们两个，十几年前在卫校是同桌，现在是同事，甚至连领导关系都没有改变，班长当科长，组长是科员。

半小时后，车进市区。市区车多路挤，到处塞车，她们乘坐的大车竟然在市政府门前与书记、局长的两辆小车会合。覃斯彬局长的车突然拐弯开进对面的市委大院。

卫生局办公楼坐落在 M 城郊北，独立院落，大门左侧是一栋三层楼的主楼，右侧平房是司机班用房和食堂、仓库，两栋楼之间有一块篮球场大的空坪，坪中有一座人造景观。假山做盆景，水池当底座，几根绿色植物在布满青苔的石头上招摇地点缀。

机关里的人在食堂吃过早餐，三三两两往办公楼走。

“开会了，开会了。”政工科长朱竟成悠长的吆喝声，随脚步从一楼楼梯口往楼上串，通过长长的甬道向两厢办公室扩散。

龚平在二楼医政科办公室里听见了吆喝声。昨天下班前，她看见楼道里黑板上通知：“明早八点在会议室开会，请全体机关干部参加，不得缺席。”今天有几份文件要发，她赶在会前把事做好。

贴好邮票封好口，龚平拿起一叠信件对郭子斐说，我先上楼发信，离开办公室。刚出门碰到焦吉功，两人并肩一起上楼。在楼梯拐弯处，焦吉功凑近龚平，故作神秘地问：“晓得今天开会是什么内容吗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龚平回答。焦吉功身子靠得很近，她本能地停顿，脚没迈上台阶，想与他拉开距离。她不习惯与男人靠得太近。“真不晓得还是假不晓得？”焦吉功停下脚步等她。龚平只得勉强抬脚，两人又并排走。

“当然是真不晓得。”她说。

焦吉功嘴巴张开，刚要说话，突然把头一扭，身子一转，发出巨大的“啊切”。反弹到墙壁上的喷嚏声如响雷一般，龚平吓了一跳。焦吉功从裤子口袋里掏出餐巾纸擦擦鼻子，顺手把一缕耷拉下来的头发往头顶一捋，欲盖住光秃的中心地带，然后又把身子往她身边靠，嘴巴凑近龚平耳朵边。他嘴巴张了张没发出声音。龚平有点奇怪，莫名其妙地看焦吉功，顺着他的视线，见郭子斐脚步蹬蹬地上楼来。嘴巴从

来没上锁的焦吉功今天避开人说话？看来，今天会议内容不一般。龚平心里想。

发完邮件，龚平走进会议室。

会议室大约六十来平方米，四周靠壁摆放一圈有靠背和扶手的简易钢木凳子，室内中心地带主战场——一张长条形会议桌横放在正中间，两排木质仿皮软垫椅规矩地准备伺候宾客和领导。

会议室里稀稀拉拉坐着几个人，郭子斐和焦吉功坐在第二排比较当眼的座位说笑。龚平在会议室边角弯里落座。刚坐定，慢病办何小利进来。她站在会议室门口，显然在找合适的座位。

“利利，何辣利，坐这里来咯。”杨伟伸长脖子喊道。他把何小利喊成何辣利，是受焦吉功影响。焦吉功喊杨伟“杨举人”。杨伟是“阳痿”的谐音，对应阳刚称“举人”；杨伟称焦吉功是“叫鸡公”。何小利笑咪咪地朝杨伟摆摆手拒绝，来到龚平身边，笔和本子往条桌上一放，在旁座坐下。

“早呀。”何小利主动招呼。

“早。”

没话找话。会前都这样。何小利是从医院护理岗位调到局机关来的。在局里，龚平和她走得近。相同的工作经历和相同身份，同一平台可平等交流。记挂焦吉功刚没说完的话，龚平问：“晓得今天开会的内容吗？”

“不晓得。”声音冷冰冰的。

龚平不解。刚才满面春风，怎么一会变脸了呢？再说，焦吉功与何小利同科室，两人关系好，没理由不先向她透露会议内容。龚平见何小利表情严肃，不再说什么，尴尬地把眼睛酸了酸四周。

几个科长坐前排谈笑风生，郭子斐正聊得起劲。

一阵乒乒乓乓的椅子挪动声响过，机关里的人基本到齐，会议室里坐得满满当当，一个个脑壳树桩子样墩起。

朱竟成瘦高的身影在门口闪一下便反身折回。不到一分钟，几个神情威严的人走进会议室，局里几个头头紧随其后。在柯书记和覃局长谦恭的引领声中，几个上级领导在会议桌上方就坐，局里几个头头坐在对面。

柯腾达书记说话了，“同志们，今天市委组织部滕副部长和石科长、余科长到我们局里来宣布一项人事任命。请大家欢迎。”

众人鼓掌。掌声有轻有重，稀稀拉拉不太整齐地响起。

“同志们，今天，我们受组织部委派，宣布市委和市政府的干部任免文件。”滕副部长说完，头略微左旋，用眼神向身边的石科长示意。

干部任免？怎么没有一点风声？太突然了。会有什么人事变动？许多人在猜测。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到绣花针落地声。对人事任命，机关里的人敏感得很，几乎到神经过敏的地步。

石科长浓重的带有家乡方言的普通话停顿下来，文件宣读完毕。所有的人明白，AB角换位——覃斯彬局长与柯腾达书记职务对调，两人交换席位。

陡然间，会议室空气沉闷得仿佛凝固。

会议在继续进行。滕副部长对此次干部调整作说明，“同志们，市里两会刚结束，政府领导在人大会议上获得正式通过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市委要求有关职能部门的主要负责人要作相应微调。卫生局列为其中之一。考虑到覃斯彬同志在卫生系统有长期的丰富的工作经验，柯腾达同志对卫生局系统情况也相当熟悉，所以这次调整，没有把他们交流到其他部门，只是两人工作对调，职位互换。”

滕副部长在为书记、局长调换位置作合理解释。干部调整上面说了算，领导觉得该用谁或不想用谁，找个理由简单。这些理由当然得冠冕堂皇，无非是工作需要作出调整此类。滕副部长讲起来头头是道，语速却相当慢，个别地方还斟字酌句。他要以组织名义把上面某位领导的真实意图掩盖，要让群众相信组织相信干部，还要让干部服从组

织信赖领导。官场中人看重官位，动个位置换个人要有理由。

滕副部长的说明收了尾音。

组织部门的人真有魔力，滕副部长是技艺高超的魔术师。他坐在那里，面带微笑，讲话不轻不重不急不缓，却有如灌迷魂汤的神奇，功效表现在几个局领导身上。

覃斯彬脸色极其晦暗，双手合抱在胸前，强装笑颜，眼睛看着滕副部长，笑得比哭还难看；柯腾达五个手指弯曲成空心，大拇指作支点，其他四个指头的指腹轻压在桌上，脸孔尽力板起在装严肃，笑纹从皮肤缝隙里不可抑制地绽开。他们两个，一个是失意后落魄的强打精神；一个是胜利后得意的低调伪装。

坐在覃斯彬左边的副局长罗大光身子前倾，撑起脑壳眼睛盯着滕副部长，表情认真得似乎要捕捉话语中的每个音节和字符，方能显示对领导尊重。旁边邵承丰侧着头，眼睛在眼镜下微眯，握笔的手一动未动，好像听得十分专注。紧挨柯腾达的纪检书记王淑霞，始终保持职业微笑的脸看似亲切，实则如涂蜡一般云山雾罩，让人看不出真实反应。

朱竟成脑壳比别人高出半个头。会议室里，任何人坐在任一位置都可看到他的头顶。此时，他收敛地微笑，细长眼睛半眯着看桌子，摆出一副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”的神情。唯一能够表明政工科长身份的是座位。他与几个头头坐一排，靠边紧挨门，桌前放着记录本，表示在为领导们服务。

不仅是局领导被滕副部长的魔力罩住，科长们也像被滕副部长施了定身法。平时一个个牛皮哄哄的，现在装乖孙子，不敢笑也不敢做声，面无表情无事一样。科长们怕覃斯彬和柯腾达。对覃斯彬有意见的人不敢笑。笑，得罪覃斯彬。与覃斯彬关系好的人不敢露愁容。愁，得罪柯腾达。

舞台！眼睛没闲着的龚平，脑壳里跳出这个概念。她坐在靠窗户

边的角落里，会议桌下方坐着的局领导，脸部表情正好暴露在她的视野里。

有道是，演戏的是疯子，看戏的是傻子。其实，现在看戏的人决不会是傻子，演戏的人也决不是疯子。刚才形式上是滕副部长表演，其他局领导是观众，实际上大家互为演员和观众。滕副部长是高级演员，也是忠实观众。他一边讲话，一边在观察局党委成员。其他局领导一边当观众，一边在卖力表演，以最高超的演技表演给滕副部长看，给组织部科长看。

要当领导先要做演员。龚平心里发笑。领导们这样高深讳莫。其他人呢？不能明目张胆，龚平便眯细眼，摄像机一样在众人脸上扫描。

一张没有表情的脸。

面部肌肉僵硬。

没有反应。

雕塑！铜像！第八个是铜像。一溜人表情木然，让龚平想起曾经看过的电影。今天会议室也在上演机关室内剧——《第八个是铜像》。龚平觉得自己这个想法比较幽默。看今天到底有多少个铜像？

焦吉功。龚平眼睛扫到焦吉功脸上时，他的目光正好迎过来。四目相对。龚平迅速把眼睛移开。她看见焦吉功得意的笑脸，与会前一样。

何小利似乎没听到文件内容，手指在自己大腿上跳舞，一副置身度外超然于世的神情。这时还有心情练习钢琴指法？龚平打个疑问号。何小利早知道消息。难怪她不坐到杨伟身边，不回答问题，是怕惹是非。这个人精，装傻装得蛮像回事。

会议室里，有一张表情与众不同的脸。主人是郭子斐。刚才的满脸笑容不翼而飞，飞扬的神采被阴郁所替代，眼睛里布满迷茫，脸像蜡制品一样苍白无光。郭子斐如被霜打的茄子，蔫了。会议室里，所有人一本正经的样子都是伪装的面具，只有郭子斐的表情符号才最真

实。

郭子斐态度变化，是因为覃斯彬局长职务改换成书记？不至于吧，不就是换职务嘛，书记局长都是正处级，待遇一样，难道有区别？值得这么伤心难过？这么大的反应未免太显形。龚平暗自着急。早听说郭子斐和覃斯彬关系暧昧，没想到今天郭子斐如此表现。龚平只晓得书记和局长是单位主要领导，不知道职务决定职责，决定权限。

抱蝌子龚平，看不懂会议室里的一切。

万花筒！龚平想起小时候玩过的玩具。万花筒里，形形色色的零碎物件，通过三块镜子映照，放大变形转换成五彩缤纷的世界。诡异多变的万花筒，与现在会议室有相同之处。原理相同。人对应物，利益比拟镜子。在权力、金钱、色相面前，每个人会有不同表现，或是耀眼明显，或是隐晦收敛，或是外冷内热，或是无动于衷。

散会后回到办公室，龚平准备向郭子斐汇报这几天工作动态，看她脸色阴沉一声不吭，便作罢。郭子斐心里不好受，表面上却装没事一样。两人忙着处理各自事务。直到临近中午，郭子斐才对龚平说，昨天回来，家里还乱七八糟的，没收拾好，下午就不来了，让她把女儿思思的中饭安排一下。说完，郭子斐拎包回家。

龚平很想帮郭子斐，可现在关心不是时候。察觉别人隐私不是好事，这时关心等于多事。

三

郭子斐回家了。

拧开门，她把高跟鞋一脱，包往地上一扔，踢踏起拖鞋几步跑进卧室抓起电话。拨覃斯彬的手机。她一般不打手机，发短信。这是习惯。短信联系方便。有人在场或开会，他可以不回电话，如有时间，两人再细谈。

手机无人接听。他在忙还是不想接手机？郭子斐猜着，和衣倒在床上，拿起手机编辑好“方便请回电”发过去，然后安心等回话。

她想着覃斯彬的职务变动。昨天下午，覃斯彬车进市委大院。现在分析，他昨天是到组织部去谈话。怎么不告诉她谈话结果呢？既然覃斯彬出差回来就被找去谈话，在家的柯腾达应先走这道程序。已知职务变动，柯腾达在机场接机还装没事一样，这人城府不是一般深，是了不得的阴险。

电话还没动静。郭子斐望电话座机一眼，觉得该把看法告诉覃斯彬。她拿起话筒，准备再拨他手机。

怎么悄无声息把局长书记职务对调呢？是谁使手脚？是以什么由头达到目的？郭子斐脑壳里冒出一连串想法。是不是因为……想到这里，郭子斐手一抖，话筒掉落在床头柜上。

当郭子斐忐忑不安胡乱猜忌时，电话铃声响起。她慌忙抓起电话，轻言“喂”一声。

“妈妈，你吃饭了吗？”话筒里传来清脆的童音。

一听是女儿稚嫩的声音，郭子斐有点失望，随后感到一丝甜蜜，“哦，是思思啊。妈妈吃过了。你呢？”女儿问候，她焦躁的心得到些许抚慰。

思思说：“我在吃哩。龚阿姨帮我买的饭。”

银铃般声音震得话筒弹簧片颤动，把郭子斐的母爱调动起来，“那你快吃，抓紧时间休息一下回学校。注意安全啊。”妈妈爱啰嗦。郭子斐也有这毛病，少不了把平时的嘱咐全用上。

“好，妈妈再见。”思思说完，把话筒挂断。

听话筒传来“嘟、嘟、嘟”的声音，郭子斐没有把线收起。犹豫几秒钟，她用手指把话筒弹簧按压一下，飞快地按重拨键。一串连续拨号声响过，郭子斐把话筒轻轻扣好，脑壳里还在想，是谁挤兑覃斯彬？什么目的？用的是什么手段？

“嘟，嘟，嘟。”电话响，郭子斐从床上弹起，抓起话筒。“喂，子斐，你回家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”丈夫李元浩的声音振动耳膜。郭子斐失望时，还要为自己中午回家编造理由，“这几天出差便秘，肚子难受，回来灌灌肠。”

听完电话，她起身去卫生间洗漱一番，换上睡衣进被窝，靠在床头，把电话机移到枕头边闭目养神，可脑壳里乱糟糟的。就在昨天早上，她还和覃斯彬睡一个被窝筒，今天宣布换位，想必是有人拿他们两人一起出差的事做了文章。是同行告密？还是有心人借出差之事乘机搞名堂？一定得和覃斯彬联系上，问问情况。郭子斐侧起身，右手支撑身体，左手轻轻揭起话筒，小拇指点击重拨键。

这是第三次拨覃斯彬的手机号码。手机通着，还是无人接听。磕上话筒，她再一次拿起手机，准备发短信。手机都不接，发短信有什么用？这样想，她轻吐口气，耐下心来等回话。旁边床头柜上，闹钟秒针在移动。一圈、两圈、三圈……怎么还不回话？郭子斐有点着急。

“嘟……”电话铃声刚响，话筒被郭子斐提起。“郭科长吗？出差回来了？”是佳丽女子医院院长陈红光来电话。她晕了。等这么久，是个不想接的野电话。

“哦，陈院长。有事吗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想请你一起吃餐饭。”

“哦。你不用客气。”

“不是客气。也没有什么，吃餐便饭而已。感谢郭科长对我们医院工作的支持。”

“最近事比较多，有时间我和你联系？”

三言两语把吃饭的事推脱，她继续等电话。郭子斐对换位之事这么关心，未必是对覃斯彬多有感情。不过，他与她毕竟有过两年多交往。这种交往不一般，是人们常说的情人关系。

认识覃斯彬在两年前。